# 一战期间寿光华工在欧洲参战情况

□曹光华　赵湘源　刘伟军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德、奥、土、保结成“同盟国”；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日、俄结成“协约国”。1917年，中国北洋政府应美、英要求对德宣战，加入“协约国”一方。欧洲大战，协约国方伤亡惨重，青壮年多上了前线，后方劳力吃紧。为了补充兵源，“协约国”便委托英国政府到中国招募华工，要求中国提供10万以上华工赴欧做战地服务工作。北洋政府为了争得对德宣战地位，便答应“以工代兵”，从山东、河北等地招募华工。1917年，英国在青岛设立招工局总部，在坊子、张店、济南、威海设4个办事处，宣传招募华工赴欧做工，寿光就有3000多人应募。

到1918年底“同盟国”战败投降，寿光华工有200余人牺牲于欧洲，50余人留居法国，其余人员于1919年返归故里。

徐伦清（1898—1989），寿光尚家庄人，1917年赴欧当华工，1919年归来，20世纪20年代在家务农，30年代至40年代去东北织大机为业，自50年代初一直在家务农，曾任过生产队干部。以下是徐伦清亲述：

1917年春节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听西庄子开杂货铺的张桂林说，他到潍县办货，见坊子有英国人招华工的告示。每月20元现大洋，到欧洲只干活不打仗。对生活在穷困农村，吃不上穿不上的青年小伙子来说，诱惑确实不小。我被吸引得坐卧不宁。我村30多个青年都想报名应募，邻村的临泽、垒村、孙云子、马范等23个村中就有300多人想去。我想：国家办事，不会说了不算，去的又不只我一个，年轻出去见见世面也好，只怕自己年龄不够。徐连东劝我说：“你个子大身板壮，瞒上两岁不就行了！”在大家怂恿下，我下了决心应募。次日清早，我带上饭，约上我村七八个人，急急忙忙地向潍县城奔去。一路遇上很多去坊子报名的，有我们邻村杨家的、曹家的，也有寿光北部王胡城、俎家庄的，还有寿光西部埠西的。有一个从寿光北部半截河赶来的人叫杨叙之，是个教员，能说会讲。他说抛弃教师不干，决心到西欧去开开眼界，学点先进东西回来，对国家或许有点用处。过去到国外留学还得自己花钱呢！他这一说，大家的决心更大了。

日落时分，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英国招工局坊子办事处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推荐杨叙之为大家读招工广告。

招工广告内容大致如下：

1、为补充战地后勤，发展工农业生产，支援反德奥战争，特招募华工。

2、凡年龄在20岁至30岁的男性公民，身体健康，个人自愿，家庭同意者即可应募报名。

3、自1916年7月起，应募者可到本局办事处进行报名。经体检合格后，签订合同成为正式华工。然后，听候运送出国。

4、华工待遇，每月每人工资20元，由应募人指定好国内领取人。每月工资按期发放，自领一半，国内领取人领一半。衣食费由招工局雇用者负责，出国、回国路费由雇用国负责。

5、服务期间，华工因病死亡，或中弹牺牲，按规定发给抚恤金。

6、雇用期为3年。

次日8点，招工办事处的门开了，门口应募的人排成了长长的一串队列登记报名。工作人员一个问，一个记录。内容有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家庭人口、家长姓名等等，最后还问应募的意图，家庭是否商妥，如何对待伤亡等。我最担心的是年龄不够，他们虽再三问年龄多大，我很坚定地回答足足20岁，也过了关。登记完毕，每人发给一张介绍卡，在室外等候，够70人坐汽车到潍县乐道院检查身体。

乐道院是美国人办的基督教会大院，有学校也有医院。体检从身高、体重、五官、内脏，逐项检查，填入表格。检查完毕，在胸前写上一个“A”字标明合格，不合格者写一“B”字。体检后，坐上汽车回原办事处签订合同。合同是早印好的，由办事员念给我们听，内容我记得和广告上说的差不多。只有两条办事员反复地念好几遍。一条是：中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国工人决不用于任何战事，仅从事工农业生产，急需时可供作战地后勤；另一条是中国工人一经雇用，必须坚决服从命令，遵守纪律，尊重所在国的风俗，若有违犯，则给以严厉惩罚。在合同上按手印后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存一份，然后办理首次安家费。

签订完合同，办事员领大伙去集结地集合，待命出征。

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，有宿舍，有食堂，早就有百多人住在那里。住在集结点很自由，也有一定纪律规约。在院内可以自由玩耍聊天，可以接见亲友，家人也可来探问。但不准请假回家，不准个人单独出院，如想出院买东西，可由管理员看管，若干人排成队一块去。

在坊子住了三天，然后去青岛整编换装，准备出国。我们即乘车赴青岛，住在一个离大港不远的大院里。在这个华工集结点，已有1000多名华工，都是从山东各县招来的。次日进行整编，每10人编为一个班，自选班长一名。我们班选了杨叙之为班长，班长按法语称"棚头"。三个班为一个排，排长称"头道"，由一个传教士担任。三个排为一个连，连长称"二道"，由一个英国侨民担任。连里配一个翻译，是从天津中学里的毕业学生中聘请的。三个连编为一个营，营长是英国现役军人，是由远东某地驻军中调来的。营里也配有翻译。一营约500人，营为劳工队的基层单位，直属招工局调遣，独立行动。

整编以后，先洗澡，后换装。大家互相对视，旧貌全无，判若两人。大家把旧衣帽鞋袜打成一捆包好，写上家乡住址和收包人姓名，准备邮回家中。

换装后以营为单位搞集训，连排长把我们集合在一个露天场地上，由一个英国官员给我们上课。主要是学法语，学法国礼仪常识。因为是到法国服务，不学法语，不懂法国礼仪，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。

集训后，等了几天。一天早晨，连排长突然传达命令，迅速到海边集合，准备出国。

我们这批华工共4个营，1840人，按次序排队上船。这只船叫"阿嘎彼诺尔"号，是法国的。船很大，像一个大村镇，上面有楼房、广场、食堂、宿舍、游艺室等等。向海里一望，水天一色，一望无际。

去时有两条路线，一条是直向东去，从青岛上船，经日本横滨，渡太平洋，经夏威夷到旧金山。再乘火车经芝加哥到纽约，乘船渡大西洋至伦敦。然后渡英吉利海峡至法国。另一条是从青岛乘船南下经黄海、东海、南海至新加坡直向西去。经印度洋、红海、苏伊士运河、地中海至法国。

我们走的是第一条航线。

寿光数千劳工，先后抵达法国，根据个人所长和战地需要分配工作。一般的分配原则是：身强力壮无文化的农民或建筑工人，挖修战壕，装卸车船，运送粮油弹械；有技能的铁工、木工、钳工、铸工、药工或在工厂当过学徒工者，进工厂造械、修械、制药、制造食品成品；具有一定文化，头脑灵敏、动作勤快者，做战地通讯、耕作开机、商店营业、医疗救护、为战地供应饭菜日用品等工作。特殊情况下，根据战况急需另行分配。

**一、筑战壕**

战壕在法国东北部，北起马恩河口，南至塞姆河畔，蜿蜒千里。尚家庄的徐连周、杨家庄的姚玉松都是干抢修战壕工作的。战壕东西有3条，相距30里至50里不等。每条战壕，宽1.5米，深2到3米，上用木棒、秸秆盖严，然后在秸秆上覆盖半米厚的土层。战壕弯曲，有掩体和射击孔，隔30多米修有小型地堡，隔百余米修有大型地堡。各掩体是战士们持枪射击和奉命出击的地方。地堡是重武器设置和指挥部所在地。

德国进攻法国是打阵地战。战前先通知对方要进攻，然后开始打炮，飞机轰炸。一时炮弹如冰雹般降落，战地上声如雷动，火光冲天，硝烟弥漫。炸弹都是巨型的，像农村打场的石碌碡，连续降落，一爆炸地上就有三五米深的大坑，飞起的土块冲出二三十米远。不过这里的村庄早已搬迁，不受战火涂炭。我们华工也远避后方，不参加战斗。炮声过后，战地上坑坑洼洼一片焦土，各种弹皮成堆成片。这时敌方士兵端着枪蜂拥上来，我方凭战壕抵抗，远则用步枪、机枪射击，近则跳出战壕与敌拚搏。一场恶战后，阵地上，尸体狼藉，血流成渠。

战斗一结束后，我们就忙起来了。有的扛木棒，有的运秸秆，有的背沙袋。工匠们手持瓦刀，叮叮当当，垒砌地堡。个个来回如梭，一起抢干。因为敌机不时来上空侦察，见有目标即投弹轰炸，劳工都愿抢先修复歇工。有时也会遇上敌机轰炸，有的被土块砸倒，有的被弹皮击伤。我们还亲眼看到有的华工被炸死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抢修战壕的工作平时不怎么累，可是忙起来是既紧张劳累又担惊受怕，并存在一定危险性。

**二、向前方运送粮弹**

路远的用卡车，短途的用畜运，阵前是用车推人抬。寿光华工王云等主要是运送粮食弹药。从工厂装上货，坐在货车上押送到野战营地卸车，颠颠簸簸不平稳。运送面粉，坐在面袋子上，身上头发都弄得白花花的。那里雨水较勤，夏季隔三五天就下雨，战壕附近，经常是一片泥水，用车推上百多斤重的货，走起来滑滑擦擦，东歪西扭，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。身上沾一片泥倒是小事，若是食品上沾了泥就要挨骂。在阵地上卸货，如果遇上敌人进攻也很危险，子弹嗖嗖地在耳边作响，吓得心惊肉跳，卸完货离开阵地才放下心来。

寿光杨庄的姚光燧等运送弹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药。那时美国、日本、英国的海轮，满载着枪炮弹药源源不断地进港靠岸。从船上卸货，再搬运到车站装火车或卡车。最大的炮弹有水桶那么粗，两个人才抬得动。小的炮弹有10来斤，一人能搬4个。大炮炮筒有碗口那么粗，共4节，运到阵地，炮兵安装起来才能用。从卡车上卸大号炮弹时，一个人扛不动，人多了又围不上，用力费时，十分不便。有一个寿光华工就找来一块长木板，一头搭在车上，一头放在平地上，由两人把炮弹放上用手扶着往下滚，省工省力，效果很好。这事被法国管事的军官见了，大加赞扬，加发30法郎。

**三、去工厂做工**

青年人都愿意分配到工厂去，不受战火的威胁，不受风吹日晒雨淋，学上点技术，好回国施展才华。

寿光北孙云子的郑兰亭和俎家庄的俎天寿，专门搞搬运。把原料运进车间，再把成品运出，堆成垛。翻砂工，又累又脏又不卫生。夏季天气炎热，厂内翻砂更热，工人们满身大汗，衣服如同水浇。厂内土砂飞腾，弄得全身污垢，像小鬼一样，烟尘弥漫，使人窒息。轧钢工又热又危险，车间其热如焚，当大条钢出炉时，赤红灼热，迸着火星，热浪逼人。工人们都戴着石棉手套，用器械扶住条钢使它顺利通过机器，轧成规定的尺寸。工作时一不小心就会被热钢灼伤。有的被机器截断手指。轧小钢板的华工，4人一组，两人用大钳子轮换着拖钢板，在高温之下来回奔跑，汗流浃背也无暇揩拭，衣服被汗浸透沾得满身污垢。下班后累得几乎走不成步，蹒跚着拖着身子回宿舍。

**四、战地通讯**

寿光杨家杨叙之是小学教员出身，有一定文化，也聪明机敏，被分配做战地通讯工作，并担任了通讯队队长。他的部下有30多人，每人配有自行车一辆。下通知也好，传达命令也好，时间性很强，必须分秒不误。不管是白天黑夜，还是狂风暴雨，不管弹片横飞，都得跨上自行车，拚命奔驰。因为心急车快，我们的队员遇上砖石挡路，或道路坎坷，摔倒的事常有。有一次，一个队员执行任务，蹬车太快，拐弯时跌下山崖，车毁人伤，差点误了公事。一次因战况突变，一通讯员误入德军阵地被敌人俘获，严刑拷打，逼供情报。因是中国劳工，语言不通，一无所知，侥幸生还。传达命令、都是法文，华工不懂，内容不得而知。

**五、战地救护。多是临时性医疗，简单操作后，然后转后方治疗**

寿光南潘曲张洪福专做战地救护工作。前方医院是在离防线不远的一座山脚下。山很小，不太高，周围不过10华里。山上草木葱茏，山下沟壑纵横，上有树林掩护，敌机不易发现，有大路通向战壕阵地。药物都是从后方运来，没有什么复杂贵重器械，也没有什么医术高超的大夫。所用刀子、钳子、镊子、针管、纱布、药棉、药水、药膏等等，一个皮箱就够了。医务人员多是从医科学校调来的实习学生和军队中卫生员一类。法国人待人，不像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那样，有技术好保守，好嫉贤妒能，好分等级摆架子歧视人。凡事一律平等，有技术肯传给人。他们说不如此，心慈手软，会延误时机，造成伤员痛苦。从官员到工作人员都平等相待，亲如家人。

敌人发动一轮攻击以后，伤员成批下来，呻吟的、喊叫的、流血不止的、昏迷的，挤满医院，屋里放不下，院里排成行，他们就各持器械，挨个迅速治疗，有时忙得不喝水、不吃饭，晚上加夜班。救死扶伤嘛，谁都很积极、很自觉，无一人偷懒。

一年多的战地救护工作，虽没学上高深本领，但回国后还顶了大用。张洪福在几家医院当外科医生，抗战期间参加了八路军，在渤海军区主持医务工作，对医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受伤的官兵做出了贡献，也培养了大批军队医护人员，受到杨国夫司令员的当场表扬，并和他合影留念。

**六、在农场做工**

寿光华工王学法，年轻又有点文化，也很机巧，被分配在后方农场开机器。用机器耕作，真是又省力又干得快，只坐在机器旁一扭一转，拖拉机就像巨龙一样嘟嘟地叫着一霎时就翻地一大片，又深又平又匀。柴油机是各类机器的发动机，懂得了它的原理、性能、结构，其他各种农机也很快就会使用，操作也很熟练了。像抽水、脱粒，只开动起来，坐在旁边监视就行，有时向传动皮带上打打蜡向机内添油或加滑机油，不用费多大力。就是开拖拉机耕地或耘地或播种，必须坐在驾驶座上，掌握方向盘，风吹日炙，尘土扑面稍累点，但比起在家拉犁耕地是轻快得多的。整天在机器旁转，手上身上油垢尘土少不了，衣服上沾得又黑又亮，有时脸上也抹得像唱京剧的花脸。不过，一下班就洗澡、换衣，整洁漂亮。工作有工作服，脏了以旧换新。他们很想多学点本领，回国时施展施展。可是，1919年回国后，农村依然如故，军阀混战，土匪如毛，旱灾虫灾相接，老百姓饭还吃不上，更说不上用机器了。

**七、欧战结束，华工参与了3个多月的清理战场工作**

寿光华工在回国前都去参加过清理战场的工作。有些法国官员对华工说：中国兄弟们，打德国疯狗，你们流了汗，出了力，做出了贡献，我们都感谢你们。可是你们大部分没亲自到战场看看，今次去清理战场，也开开眼界，看看战争的残酷，看看咱协约国的威力，回国后好对中国老乡们啦啦！战争实可诅咒，胜利来之不易，**要维护世界**和平！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# 王永幸与下丁家

□张久深

在胶东半岛层峦叠嶂的山区，有一个全国著名的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、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农业先进单位——龙口市下丁家镇下丁家村。这面旗帜的擎旗人就是全国劳动模范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幸(1925—2000)。

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，王永幸带领下丁家人团结拼搏，锐意进取，战天斗地，艰苦创业，把一个“山是和尚头，光溜溜，地是一层皮，乱石窝”，“十年总有九年旱，庄稼见种不见收”的穷山村建设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## (一)

王永幸1925年8月4日出生在下丁家圈子村。1937年至1940年在本村小学读书。1938年加入儿童团。1941年至1944年先后在龙口磨坊、盐店打工。1945年6月参军，先后在黄县公安局、北海公安局受训近一年。1946年春参加北海武工队，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秋编入胶东武工队。1946年春至1948年冬，随从武工队在即墨、昌潍等地活动，先后参加战斗百余次，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，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一

---

成千上万的华工和法国军民，向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原阵地开去。放眼望去，满地都是破枪、碎片、头盔衣物，令人感觉恐怖。坑洼毗连，沟壕纵横，可见当时战斗的惨烈。

清理工作进行得很有秩序，由法国官员指挥划片分工清理，先收拾枪支，捡到长枪、短枪分好坏两类捆好，装车运走。再把炮弹按型号分类搜集起来，大的几人抬，小的装木箱，也装入卡车运走。然后捡弹壳、铁片，都拾成堆，装入筐篓，装车运走。最后将那些头盔衣帽鞋袜，也拾成堆运走。清理干净的地带，即用大型推土机将战壕填平，将地堡推倒，将坑坑洼洼的地面一律推平。不久，满目疮痍的大地，变成了平畴无垠的旷野，成为栽种谷物的农田。

之后，华工分批乘船回国。□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